

同名大型电视连续剧小说版

朝天門



梁平 艾小元 著

版社

朝天门

(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

梁 平 艾小元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天门/梁平,艾小元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1.4

ISBN 7-5366-5211-9

I. 朝… II. ①梁…②艾… III. 电视文学剧本—
中国—当代 IV. I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4069 号

责任编辑:寇德江

封面设计:刘梁伟

技术设计:贾西贝

朝 天 门

梁平 艾小元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联谊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彩插 8 页 印张 13.25 字数 330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

ISBN 7-5366-5211-9/I·1023 定价:23.80 元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以重庆“朝天门”为背景，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过程，进行了全景式的扫描。

故事发生在 80 年代初的重庆。长江边上的望龙巷深处，有一座老宅小院。小院最早的主人是三四十年代朝天门的工商业主向伯涛，后来这座小院里陆续搬来了几户“成份好”的人家，与向伯涛一家为邻。然而习惯上，望龙巷的人们仍将这座小院称为“向家小院”。

向伯涛的孙女向雪与邻居邱少杰、程渝生从小一起长大，向雪喜欢英俊而有才气的邱少杰，程渝生却喜欢向雪，只是他将这种爱深藏在心底，向雪全然不知。

望龙巷的人们对这几个年轻人期望甚高，希望他们能成为望龙巷的“龙”。几个年轻人带着各自的追求，迈开了自己的人生步履。

向雪所在的工厂因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便偷偷到新华路去摆摊养活自己。此举在家引起轩然大波，也遭到左邻右舍的非议。

向雪的父亲向大霖是一个国营商场的经理，由于他父亲向伯涛解放前经商的经历，向大霖谨慎做人，终于获得

了政治上的承认，入了党。他娶了向家花工的女儿李明芳为妻，他原本很满足现在的状况，毕竟几年来，他的生活非常平静，但这种满足感竟然被女儿想去摆摊做个体户的非正统行为打破了。随后，他父亲老友的女儿——也是他儿时青梅竹马的伙伴——从美国回来的张碧君给他的生活带来了更大的震荡和困惑，难道他几十年的努力毫无意义？尤其让他接受不了的是后来向雪的生意越做越大，要兼并他苦心经营了多年的红山城商场，私营企业要兼并国营企业，这社会是不是变了？

向雪的恋人邱少杰在向大霖的培养下，当上红山城商场的副经理，这对于生在船工世家、长于望龙巷的他来说，还远远不够，他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过去，他是深爱着向雪，但自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干部子弟郑彬和在银行工作的林玲后，便有些心猿意马。郑彬向邱暗示，林玲对他有意，且老爹又在重庆大权在握，有林玲的帮助，他会前途无量。少杰的人生第一次陷于矛盾之中。在利欲面前他很快作出了抉择。

望龙巷的另一条“龙”田孝武，因胆大心黑，很快在新华路摊贩中形成一霸，生意也做得很大，他费尽心机编织关系，但最后却栽在自己的朋友手里，朋友郑彬设计将田孝武的全部资产转移到自己帐上，田孝武进了监狱，田做梦也没想到曾在商场中呼风唤雨的他会落到这个地步，最后在狱中疯了。

望龙巷的人和望龙巷以外的人以他们各自的经历，各自所走的不同道路以及各自不同的结局给我们揭示了一段

历史。

这是一段足以让我们每一个生活在这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刻骨铭心的历史。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人物的故事：有民营企业家和个体户们辛酸的发迹史、奋斗史，有他们事业成功后的欢歌，也有挫折后的悲壮；有市场竞争的文韬武略，也有商战背后的尔虞我诈；有小商小贩的惨淡经营，也有大款富翁的荒淫；有正直坦荡的人民公仆，也有贪得无厌的蛀虫，生与死，爱与恨，权与法交织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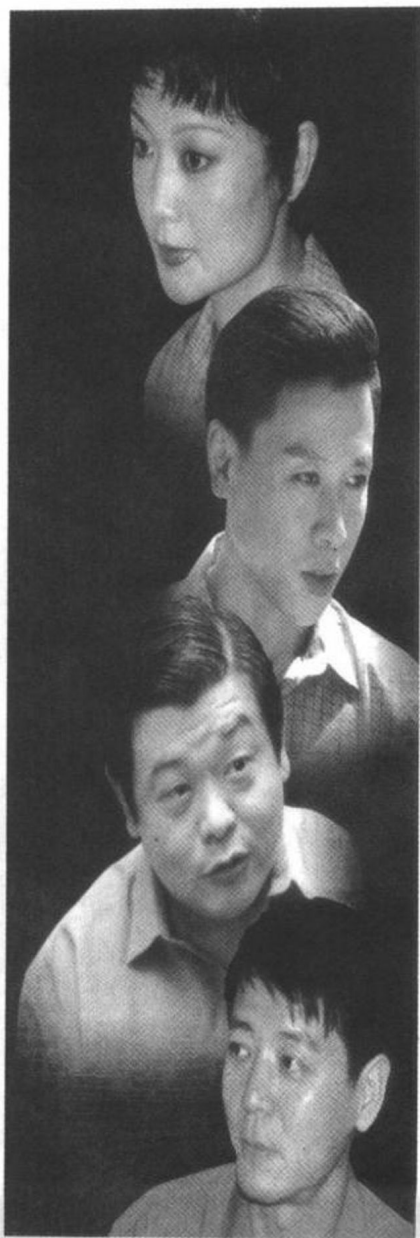
本书根据同名电视连续剧改编。作为小说，在电视剧的基础上，对人物的内心刻划和思想冲突作了更深一步的挖掘，让人掩卷之后久久不能平静……

目 录

第一章	遭遇新华路	/ 1
第二章	情变望龙巷	/ 45
第三章	初下广州	/ 85
第四章	一波三折	/ 125
第五章	祸起萧墙	/ 175
第六章	背井离乡	/ 223
第七章	情定南国	/ 257
第八章	兼并风波	/ 293
第九章	雨过天晴	/ 335
第十章	大结局	/ 371
后 记		/ 415

朝 天 門

第一章 遭遇新华路



没有人可以考证，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位于我国大西南的重庆有了“雾都”和“火炉”之称。人与自然的相通，重庆人的脾气因此而火爆也自然颇负盛名。多少年来，重庆人的生活就像环绕城市的长江和嘉陵江这两条大江一样，欢乐与痛苦同流，勇往直前。重庆人被东南西北认定为性情中人。

在重庆的“九门十八码头”中，最为抢眼的是两江交汇处的朝天门，这是其中最大最繁华的门户。“朝天门”这个名字源于宋代，意为迎接天子圣旨的地方，它历来是三教九流云集之地，是商家南来北往之地，是上苍恩赐给重庆人的一块至福宝地！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决议，1997年6月18日正式挂牌，重庆市继北京、上海、天津之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个直辖市，由此翻开了重庆历史新的一页。

不过，我们的故事还是要从80年代初讲起。

悠长而沉闷的汽笛声中，一艘客运渡轮缓缓驶离朝天门码头，越过水色分明的两江汇合处，拖着长长的白浪，驶向对岸的弹子石。身后，山城重庆在湿润的薄雾中留下它峻峭、秀丽的轮廓。

船老大邱福生一脸沧桑，迎风站在船头。在他旁边的

英俊的小伙子，是他的儿子邱少杰。邱福生弯下腰避着风终于点燃了一支劣质香烟，刚吸了几口，就咳起来。

邱少杰关切地：“爸，一抽就咳，你少抽点好不好？”

邱福生并不理会，把话岔开：“向家老爷子面前，你代我敬杯酒吧，我上夜班，去不了。”

邱少杰：“这我晓得！”

邱福生望着面前打着旋涡的江水，往事如江风扑面而来，“那时你还不到十岁，总是喜欢去向家小院找向雪玩，那晓得一过二十年，竟要玩成一家人了……”

邱少杰不耐烦地打断他：“好啦好啦，一说起这些陈年旧事你又精神得很！”

旁边一个年轻的轮渡工也来凑趣：“福生师傅，你这些陈年旧事，我们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人家少杰现在是商场的大经理，前程似锦，哪一点都不比别人差！”邱少杰笑着点了点头，神情中有几分得意。

邱福生挥挥手，手指那年轻的轮渡工：“去去去，把后面照看着去。”

年轻人嘻嘻笑着跑到后面去了。

突然船弦上有人喊叫：“啊呀，失火了！对面失火了！”

船里的人都挤上甲板，一片嘈杂：“哪儿？哪儿失火了？”

有人手指对岸，只见弹子石沿江向上延伸的一片低矮的民房中，有一处冒起了黑烟。

邱少杰脸色突变：“爸，是向雪她们厂子！”

在邱福生大声催促声中，轮渡船急匆匆靠了岸，邱少杰没等到船停稳就一个箭步跳上岸去，往石阶上狂奔。邱福生在后面喊着：“少杰，先找到向雪再救火！”

被挤压在一片低矮民房中的东风开关厂十分破败，一望就知是那种惨淡经营的企业。此刻，滚滚浓烟正从着火的车间里向外冒，一些女工吓得惊叫。

邱少杰冲进厂区，拉住一个人问：“向雪在哪儿？”那人摇了摇头。邱少杰又拽住一个问，那人指了一下着火的车间。

车间里，浓烟已经变成了明火。火龙翻卷，呼呼有声。人们手忙脚乱地扑救着，呼喊着，气氛十分紧张。有人守着一台老式电话机，拼命地拨号，呼叫，显然是电话不通。

年轻秀美的向雪正奋不顾身地拿着一把大扫帚迎着火头扑打，有人大叫：“向雪，危险！”

有什么东西在火里炸开了，火星四溅，火焰腾起，一个矫健的身影闪出，一把拉住向雪，将她拖离了危险区，那人正是邱少杰。

火扑灭了，缕缕青烟还飘在厂区的上空，一身泥水一身烟灰的厂长狼狈不堪地向才赶到的消防队指挥员介绍着，解释着。

向雪在水龙头前洗被烟熏的脸，邱少杰把毛巾递给她：“没事吧，真把我吓坏了！”

向雪惊魂未定：“还好，火势没有烧起来，这一片旧房子多，一间挨一间，真要烧起来，那可就麻烦了。”

邱少杰望着向雪刚刚洗过的白里透红的脸，心中涌起一股冲动，他悄声说：“小雪，我现在好想把您紧紧抱住！”

向雪吓得忙退后一步：“亏您想得出来，这么多人！”

有人看着他俩亲热的样子，在一旁打趣说：“向雪，小两口好甜蜜哟！”

另一个工友说：“小邱呀，向雪今天可是救火英雄，回去要好好慰劳慰劳呀！”

向雪不好意思地：“就甜蜜，就小两口，就慰劳，怎么啦？气死你们！”在人们善意的哄笑声中，向雪拉着邱少杰出了工厂的大门。

高高的青砖墙上一块蓝底白字的搪瓷路牌，上书“望龙巷”。这是一条重庆市里司空见惯的石阶小巷，上百级湿漉漉布满了青苔的石阶弯弯曲曲爬上去，把两旁零零乱乱的街居院落紧紧拴到了一起。

下午灿烂的阳光透过小巷上空悬挂着的被单衣裤斑斑驳驳地洒下来，伴随着它的是不知从哪家院子里传出来的悠扬的歌声：“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

向雪的哥哥向元下班回家，肩膀上扛着他两岁多的宝贝儿子向小龙，他不时地与两旁的街坊邻居打着招呼，走进了高处的向家小院——望龙巷 99 号。

看得出来，这座不大的小院当年也是殷实之家，布局宽敞而不铺张，建筑精心而不豪华。在革命的年代里，小

院里搬进了几家曾被称为“领导阶级”的人家，向家的人无力回天，也就只好接受了这一现实，以向家特有的仁厚心肠与他们相处，虽然免不了有些小矛盾，大局上也算是相安无事。

向家的客厅集聚餐会客议事等诸种功能为一体，是这个家的中心所在。人称向老爷子的向伯涛，身体康健，精神矍铄，正在厅中的圆桌上修剪着一束鲜花。

向元踏进家门：“爷爷，生日快乐！”

向小龙也跟着叫：“生日快乐！”

向伯涛笑着：“快乐，快乐，大家快乐！”

厨房门探出向元老婆艳萍的脸，她没好气地：“死向元，死到哪里去嘛？接个娃娃接这么久，晓得爷爷八十大寿，我都提前回来了！”

向元解释说：“厂里忙。”

艳萍：“你一个小技术员，忙啥子嘛？”

向雪的妈妈李明芳端了炒好的菜从厨房出来，向元抢过来，借端菜的机会躲开了艳萍的盘问。

艳萍边解围裙边从厨房出来，嘴里故意卖好：“哎呀，累惨了！累惨了！会做的都不来，我只好滥竽充数，菜炒得不好只有将就了。”

李明芳连忙解释：“我回来晚了，这两天新华路的‘窜窜’闹得凶，我们市管会的事情特别多，今天辛苦艳萍了。”

艳萍得了便宜卖乖：“妈说到哪里去了，鱼还不是炸好了等你回来烧的嘛。咦，那两个定生日蛋糕怎么还不回

来？”

“来喽！”话音未落，向雪和邱少杰提着生日蛋糕走了进来。

艳萍感叹道：“哎呀，四川人硬是说不得！”

邱少杰解释说：“艳萍姐，这怪不得我们，向雪他们厂子失火了。”

一家人大吃一惊，七嘴八舌：“失火了？”“烧成啥样了？”

“有人受伤吗？”向伯涛关切问：“小雪，你没事吧？”

向雪故作轻松地：“没事，火没烧大，很快就扑灭了。爷爷，耽误给您祝寿了。”

向伯涛：“刚刚好，刚刚好，你没事爷爷就放心了。”

向雪发现了桌上的鲜花，非常兴奋：“爷爷买的花？好漂亮，好香呀！”

向伯涛老人的儿子、向雪的父亲向大霖一边摆筷子一边说：“这可是你爷爷连文革都没有革掉的唯一爱好了！”

艳萍看着向大霖手里的酒，十分惊讶：“喝五粮液呀，十好几块一瓶哩！”

向元捅捅她：“就你话多，今天是爷爷的生日嘛！”

说话间酒已斟好，一家人在向大霖的带领下举起了酒杯。

向大霖说：“爸爸，你辛苦了一辈子，今天是您的八十大寿，你的健康就是我们后人的福气。”

向元站起来：“爷爷，祝您寿比南山！小龙，快给祖爷爷敬酒！”

向小龙奶声奶气地：“祝祖爷爷生日快乐，大快乐！”

向伯涛老人心满意足地看着这一家人，心中涌起一股感动，他不听大家的劝说，执意要站起来。老人举起杯，众人也跟着举起杯，老人说：“现在我们家是四世同堂，全家大小团圆，不容易，不容易哟！”

待老人说完，邱少杰适时地举起杯：“向爷爷……”

艳萍心直口快：“你喊的啥子？你搞清楚，今天是家宴，外人没有请，未必我们也要喊你邱经理哟！”

向大霖正色道：“艳萍乱打岔。少杰讲规矩是对的，以后该喊什么是以后的事情。”

邱少杰有些难堪地：“我从小喊惯了……”这时他看到向雪的目光在鼓励他，便转身正对向伯涛：“爷爷，我和向雪祝你老人家健康，快乐，长命百岁！”

向伯涛连声喊好，他说：“今天快乐得很呐！人生七十古来稀，我今年八十岁了，已经超额完成任务了。你喊我活到一百岁，那还不成个老怪物了？想起四人帮那阵子，昏天黑地的，那时候我就想，我怕是要活到头了……”

李明芳：“可您还是挺过来了！”

向伯涛百感交集地：“是啊是啊，我都没想到还能挺过来，街也游过，高帽子也戴过，喷气飞机也坐过，阴阳头也剃过……”

向大霖打断父亲的话：“爸，莫提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了。”

向伯涛：“好好，不提不提。总而言之我这把老骨头

是赶上了开明盛世，赶上了好日子。”

向小龙插话：“祖爷爷，您还能看见实现四个现代化呢！”向伯涛哈哈大笑：“小龙的话我爱听！”一家人说说笑笑，其乐融融。

一个与邱少杰、向雪年龄相仿的小伙子走进了向家小院，他叫程渝生，也住在这个院子里。他刚要打开自己的房门，只听到向家传来的喜庆声，住在厢房的吴嫂探出头来对他说：“在给他们家老爷子祝寿呢！哼，才几天没人管他们，资本家的尾巴又翘起来了！”

程渝生没出声，他心里想的是另一些事情。从他的家搬进这个小院的那一天起，向雪的影子就在他心里扎下了根。从小玩到大，虽然向家的人并没有半点瞧不起程渝生的意思，而且在他父母过世之后给了他更多的关怀，但女孩子的心还是更偏向有色彩的地方，邱少杰的英俊、活泼是程渝生无法相比的，他只能把一份爱慕埋藏在心里。

程渝生想了想，关上自家的门，朝向家走去。他一走进向家，正赶上切蛋糕，他大声地说：“向爷爷过生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向妈，我上午还到你们市管会去了，也没听你说。”

艳萍快人快语：“告诉你，请你们工商所来收税呀？”李明芳笑道：“艳萍就是话多。渝生，来，一起吃。”

程渝生坐下：“向妈你知道，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在所里吃过了。不过向爷爷生日，酒我是要敬一杯的。”

向雪倒满一杯酒送过去，程渝生默默地看了向雪一